

福建之遊

溫順天

我與一位美國朋友曾於本年七月間暢遊了中國的福建省，獲得了很獨特的經驗。此遊的主要目的固然是爲了觀光和渡假，另一方面亦因爲我倆曾在台灣小住過一段日子，很想見一見寶島居民的祖先。

我們到訪了福建省的兩大城市——福州與廈門。雖然這二城亦被列於二百多個觀光旅遊地區之中，但大多數的旅遊人士都喜歡到廣州、北京、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大城市去。其實，倘若他們造訪福建，他們會得到意外的樂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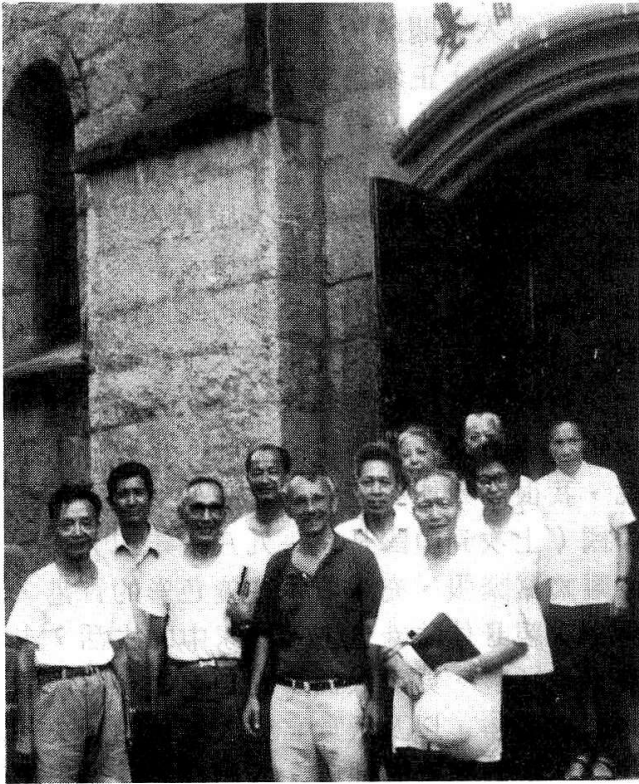
我們除了遊覽一些歷史名勝及公園（例如：福州城外的鼓山）之外，還觀摩了一些村民的生活狀況。由福州至廈門的八小時旅程中，我們看見農夫正在田裏收割第一造稻米（看來收成頗豐富）；車子停下來，我們趕緊去買剛摘下來的新鮮荔枝，荔枝現正合時令啊！車上的司機取笑那些來自北京的旅客，說他們在北京要付雙倍的價錢才能一啖如此美味的荔枝，而那些旅客却回答說：「四倍才對呢！」

既然身爲基督徒，我們當然特別有興趣於福建的宗教情況，尤其是宗教自由政策恢復之後的宗教生活。我們很高興去告訴讀者，凡我們所探訪過的教堂和廟宇，都表現得生氣蓬勃。

在福州附近的鼓山，建有一佛教廟宇，我們目睹了佛教信徒焚香禮拜的情況。我們亦曾與一些初修道的年輕僧人談話，他們在鼓山的佛教學院受訓，這是近年來開放的第三所佛學院，我們得知，在該院內約有五十位初修道者接受一個三年的訓練課程。課程完結後，他們可以成爲寺院裏的正式僧侶。當我詢問一位已剃度的年輕僧人是否學院正放暑假時，他十分興奮地回答說：「不！我們整個暑期都要上課。」雖然熱浪迫人，但他似乎興緻勃勃於探求佛祖菩提達摩的教訓。

稍後我們拜訪了福州的基督教會。這座教堂位於東街口附近的巷中，亦是福建省三自運動的總部。我們抵達時，薛摩西主教正在該堂內與一些牧師和傳道員開會。見到我們，他們立刻停止討論，起來歡迎我們。薛主教看來年約六十，獲得自己教會內的同工的愛戴與尊重。我突然記起一年多前，當福州開放爲遊覽區的時候，我在報章上曾見過他的照片。

以前在丁光訓主教那裏，我們已經聽聞福州在六月按立了十八位牧師。丁主教亦曾參加此按立禮。既然這些受按立的牧師，平均年齡已屆六十三，由此可見他們已經等待良久接受這牧職。在這十八位新牧師當中，



薛主教（在作者之右）和其他福州的牧師

十七位是由來自鄰近的牧師所按立；而第十八位是屬於「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他本人很想參加這次集體的按立禮，最後基督教容許他只由該教會的牧師自行按立。薛主教當時剛好與一些新牧師在開會，我們也藉機恭賀了他們一番。

從薛主教那裏我們得知天主教堂的地址就在附近，由此步行約十分鐘可抵達。在這所天主教堂內，林若瑟主教亦正在與三、四位神父以及一些教友開會，他曾在一九三五年畢業於香港華南總修院，且是福州修院的前任院長。他們對我們也極表歡迎。林主教告訴我們，這座又黑又小、大門頂上刻着拉丁字「天主教會」的教堂，去年才開放，主日來參與彌撒的信眾不多。在福州的另一處有一所較大的教堂，但這所建築物仍未還給

教會。林主教又說，大多數的天主教徒居於鄉間，這些神父和教友正在開會討論如何能夠訓練傳道員，好使這些傳道員領導教友。他們亦討論到送人到北京的大修院受訓，聽說該所大修院會於今秋重開。

至於鄉村的教友，有一位神父告訴我們，他出生的鄉下以前只有一萬教友，現已增加至四萬。同時，他又指出一般教友都需要信仰的培育，他們雖然知道如何祈禱，譬如唸天主經和聖母經等，但對教義的認識不深。雖然如此，「他們是很熱心的」，這位神父補充說。

當然，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的關係亦是我們的話題。其中有一位神父，指出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天主教對羅馬的兩項重要請求，就是：第一，中國政府要求每一位中國公民的自尊得到保存；第二，中國教會要求受到平等看待。這位神父以為，倘若上述的兩項要求得到滿全，則中梵關係的問題或會較為容易解決。

另一位神父補充說，中國天主教會不希望變成爲另一個教會，如同聖公會或希臘東正教一樣，它願意保持是天主教；他說：這就是爲何它要保持拉丁彌撒的理由之一。綜觀之，似乎福建的神父都感到：「過去的已成過去」，重要的是瞻望未來。

所有的神父都同意，認爲與國外的教會接觸，對中國教會及外地教會二者均有益處，能夠促進互相了解及交流。有一位神父說：「爲什麼遊客都到北京和上海？怎不來看看福州！」

在廈門，情形也是一樣，我們除了遊覽一些歷史名勝之外，亦拜訪了上述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廟宇和教堂。在廈門大學門外的南普陀廟，虔誠的信徒

正在佛像及菩薩前焚香叩拜。

廈門的天主教堂和其中之一的基督教堂皆座落於鼓浪嶼（聽說在市內尚有另外兩間基督教堂）。鼓浪嶼是一個避暑勝地，由廈門乘小輪五分鐘可到，就如天星小輪之來往於香港及九龍之間。

一天，我們到鼓浪嶼的海灘游泳，遇見許多由中國其他省份來渡假的旅客。我們遊完了風景幽美的公園，爬上了島上的一座山崗，從那裏眺望廈門全市的面貌。當然，我們不會錯過鄭成功的紀念館，並緬想三百年前當鄭氏由此出發到台灣去驅逐荷蘭人、取回寶島的情況。從此福建人便開始移民至台灣。結果廈門人所講的閩南語成爲了今日台灣人的台灣話。

鼓浪嶼天主堂的陳明元神父，現年六十一歲，於一九四七年在香港的玫瑰堂晉鐸；他告訴我們，該教堂曾多年用作工廠，最後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歸還天主教。當時許多熱心天主教徒自動抽時間來協助教堂的修葺，以準備在一九八一年聖誕正式重開。

陳神父告訴我們，在主日約有數百人參與彌撒，但一如在福州，教徒居於鄉村的比在城市的多。爲數不多的神父，須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到偏僻的地區去照料那裏的教友。事實上，陳神父自己就預備於翌日到距離廈門四十公里的一條天主教村落去做傳教工作。陳神父的使徒精神令我們欽佩。

在教堂旁邊的三層建築物以前是主教的寓所和西班牙道明會神父的中心。約於一六〇〇年間，他們是第一批天主教傳教士抵達福建。陳神父現居於該樓宇的地牢，像是修道士的居所，其餘的三層樓住滿了人家。

一個炎熱的下午，我的朋友和我漫步到了鼓浪嶼的基督教大教堂。當時正是下午三

時，雖然天氣悶熱，許多基督徒（大部份是年老的婦女）正聚集堂中舉行祈禱會。一位鄭牧師年約六十左右，告訴我們這所教堂原屬美國芝加哥長老會的差會。鄭牧師在一九四八年畢業於金陵神學院，原屬於長老會。一位八十歲的老婦人，面上掛着笑容，流露出基督信徒的信德，不斷地用閩南語對我們說：「感謝主」，和「主疼人」的話。

我的朋友和我都同意，今次拜訪福建省，爲我倆帶來了很寶貴的經驗。爲我個人來說，我很高興能夠在一年零三個月之後再訪中國（上次到中國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遠離繁囂緊張、充滿資本主義色彩的香港，再一次親身體驗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生活，未嘗不是好事。更令人悅樂的是再次得睹中國的歷史名勝，以及欣賞它悠久豐碩的歷史。

凡我們到過的地方，人們都表現得彬彬有禮。例如：我們常常向人問路，他們都十分樂意幫助，令我感到：早在最近國內所推行的「精神文明月」以及「五講四美」以前，中國人向來就以禮貌見稱，真不愧爲禮儀之邦。

與宗教人士的接觸也很有裨益。我深爲天主教和基督教牧職人員的使徒熱誠所感動。他們雖已年邁（最年青的也有六十歲），這些牧師和神父都只專注於訓導信徒，和在「十年的浩劫」後重建教會的工作。

當我踏上歸途時，我感到：我們應當更多探訪中國。福建神父們的說話此刻又浮現腦際：「北京和上海常常都有人去，爲何不來看看福州和廈門！」我想這是很好的意見！